

【流光碎影】

百年照相馆的留真记忆

□张世容

在我国的城市中，济南的照相行业发展较早。1904年已有耀华照相馆和容芳照相馆在芙蓉街营业。随着照相行业的发展，兴起了结婚照相、全家福照相、祝寿照相、婴儿百日照相、毕业照相等。济南照相行业发展初期，照相价格昂贵，顾客主要是政界、军界、商界、文教等社会中上层人士及其家属。



1904年已有照相馆

据记载，在1904年的清代光绪三十年，已有耀华照相馆和容芳照相馆在旧城内（俗称城里）的芙蓉街芙蓉巷营业。时至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，济南的照相馆多起来，城里有县西巷的子琳照相馆、司马府的曾鸿泰照相馆、芙蓉巷的兰亭照相馆等。商埠经三纬四路西的皇宫照相馆，创建于1932年，民国二十一年，至今仍在营业。其间，商埠经三纬四路西又有一家容影照相馆。

随着照相行业的发展，兴起了结婚照相、全家福照相、祝寿照相、婴儿百日照相、毕业照相等，照相馆还外出为会议、庆典等拍团体照留念。济南照相行业发展初期，照相价格昂贵，顾客主要是政界、军界、商界、文教等社会中上层人士及其家属。后来，由于社团招聘、报考学校等手续需交一寸或两寸半身照片，照相馆拍摄这类证件照片的顾客大增。

竞争各施奇招

上个世纪40年代，济南的照相馆渐多，大观园、新市场各有一家，还有商埠的良友照相馆、城里的明湖照相馆……其间，照相可以说已经大众化，深深地融入济南的民俗和社会生活中。因而，照相馆竞相争取客源，创新照片品种，搞化妆照片，并在布景、陈设方面下起工夫。

照相馆推出的照相花样，刚开始的时候比较简单，烘托照相气氛的道具无非是花盆、花瓶、茶几之类。后来，迎合顾客的各种趣味，有成人顾客乘坐飞机的平面布景，有儿童顾客骑马的立体模型等等。同时，不少照相馆开展“五彩”业务，把黑白照片的画面加上颜色，深受顾客欢迎。当时，照相馆为加大宣传力度，还在橱窗里展示他们的得意作品，特意把名人照片放大吸引顾客，片中人物多为影视明星、政府要员等。有人作诗描述当时的这种情景：“明镜中嵌半身像，门前高挂任人观。各家都有当行物，花界名流大老倌。”

20世纪以来，济南照相行业的发展能取得如此丰硕的成果，和它软件、硬件的配套得当分不开。济南各家照相馆，全都采用传统的商业经营方式“前店后坊”。照相馆前边店面为照片的前期摄制场所；后边则为照片的后期制作场所，各有专职技师、技工负责。

培训创全国之最

当时的老式照相机其貌不扬，又高大又笨重，镜头快门靠长长连线的小气球摁动操纵。而摄影师都受过专业培训，技艺娴熟，很会提醒顾客配合，捕捉顾客的最佳瞬间表情。老济南照相馆的摄影师，不乏敬业、德艺双馨的故事。那些摄影老前辈和他们当年信奉的箴言“没有长不好的人，只有拍不好的照片”，至今在这个行业中为人们津津乐道。

从前，照相馆使用的感光器材，是按照“一寸”、“两寸”等照片类型，在大大小小的矩形玻璃上涂感光材料，学名负片。摄影师给顾客照完相后，即移交暗房洗、印照片。这后期制作，也是一气呵成。当时的冲洗、印制照片，分别是显影、定影过程。照相馆的前期摄制、后期制作，整个工艺流程规矩相当严格，都有专人把关。当时，还设有修版的师傅，以其专用的笔墨，能够从底片上把顾客的形象整修得尽可能完美无缺。有一副被传为佳话的照相馆对联写的就是：“现出须眉都活泼，看来毫发不参差”。

为此，各家照相馆都注重职工培训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老济南拥有一项全国之最——最早的摄影培训学校。它是清代光绪三十二年（1906年）创办的济南工艺传习所，这所学校开设的十个工艺传习专科中，就有照相专科。

◆1932年的皇宫照相馆。
小图为老式照相机。



腾蛟泉边

□陈忠

最早知道腾蛟泉，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。那时情窦初开，一个偶然的机会，结识了一位比我大一岁的漂亮女孩，她家就住在腾蛟泉边一个四合院里。记得那时的起凤桥街路上铺着凹凸不平的青石板，石板路上总是湿漉漉的，吸一口气，觉得空气也是湿润润、甜丝丝的。窄窄的街道两边是青砖、粉墙、花脊小瓦的老房子，宁静素雅而无车马之喧，偶尔走过一个“换大米”的小贩，吆喝声过后，百十米长的街道又沉静下来。

那时年少，又腼腆，女孩每次从郊区的知青点回到济南，我就急切地想见到她。可我刚参加工作，白天上班，只能晚饭后到起凤桥街，每次一拐进街口，心就怦怦直跳，既担心她的父母在家，又生怕她在家里不出来。无奈，只能徘徊在她家黑漆大门外，或立在腾蛟泉边上，忐忑不安地等待她的突然出现。

记得那是个初秋的晚上，月光明亮晃的，照在腾蛟泉的水面上，那清澈看上去很幽深，柔柔的，反射出银色的光，生了青苔的青石台阶滑滑的，也泛银白

色。月光照水，水波映月，天上有一个月盘似的月亮，水中好像也有一个。街上很寂静，一阵微风拂过，拂过来菊花的清香，那沁入心底的清香，也浸入了清凉的月光里。就在这时，有开门的声音传来，我忙循声看去，月光下，看见端着一盆衣服，右手提着小铁桶的她走出了黑漆门扇。她穿着白蓝格子的短袖衬衫、一条黑色的裙子。她将衣服浸泡在盆里，站起身来，迎着我笑。夜色温润，如她的明眸。

你怎么不在家复习功课？她轻声问道。我木讷地看着她，只是笑笑，凝视着她柔美的面颊。过了一会儿，我怯怯说道：我的基础不好，怕再复习也是白搭。她走近我，整理了一下我的衣领，说：你没问题的，我相信你能考上大学的，真的。她的目光里透着一泓亲切的波纹。她问我：你知道腾蛟泉为什么叫这个名吗？我摇摇头，暗地里琢磨她怎么问起这个来啦。少顷，她笑着说：你要喝一口这里面的水，我就告诉你。我对她的话，一向是听从的，就走到腾蛟泉边，蹲下

腾蛟泉临近人来人往的曲水亭街，但它却在这清幽的

小街上，显得恬淡宁静，就像一片秋叶，静美在岁月的深处，偶有人影移动，也是邻居的女人在怡然地淘菜洗衣，或是低眉徐行的邻家女孩似蝴蝶般翩然而去。有外地游客来观赏，也不喧闹，就像自岩孔涌出的泉水，静静地被阳光和月光过滤着。偶尔，会有鸽子在屋顶上飞过，也如久违的往事，在人们的心头荡起一阵遥远的鸽哨。

此时，我就站在腾蛟泉边。弯下腰来，掬起一捧泉水。泉水从我的拇指间跌落，带着月光的味道，清甜、清凉、清爽。

此时，站在月亮地里，看着被岁月磨得光可鉴人的青石板池阶和一方池内明晃晃的泉水，突然想起了那一地如影斑驳的满腹心事，忆起了那一片烟雨中摇曳生姿的柔情，掀起了那一帘浅浅曼动的香梦。青石板路上的执手相看，腾蛟泉边的细语呢喃，或许早已注定了只是一场美丽的遇见，但我一直认为，经过泉水滋润的心，无论在何处，都会像泉边的杨柳枝条，春天一到，就会万般柔软。

【行走济南】

走进千年古村

□孙廷华 王汝生

章丘普集镇有个博平村，村内飞檐斗拱的门庭比比皆是，青砖青瓦的小楼巍峨壮观，房屋脊顶青瓦精美的金鸡展翅欲飞，房檐两侧的吉祥兽哈巴狗直插青天。特别是一条条的东西街上，门楼一个接一个，两侧墙壁上的拴马桩接连不断，仿佛都在倾诉此处曾是车水马龙之地，曾有过繁华热闹辉煌时期。

查阅史料，要追溯到一千五百年前。《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·博平县》载：“南朝宋（420年-479年）置，北齐省。故城在今山东章丘县东南。”据《县志古迹考》介绍，博平城在县治东南三十里博平镇。《水经注》记载，章丘之博平镇，在杨绪沟水东。查记载得知，东晋末年刘裕北伐，收复江淮广大地区，曾在章丘境内设置过很多寄置外地、远离本土的侨县。博平县就是其中之一。《聊城·博平县志》又载：“北宋景祐四年（1037年）章丘侨置的博平县迁治所至”。由此可见，章丘境内侨置博平县近六百年。

一千多年前侨置的城池究竟是什么样子，无人知晓。现在章丘博平村多数人为刘氏，民国十三年（1924年）建造的刘氏祠堂主体基本完好。那影壁设计独特，青石基座，两侧为“八”字形状，顶部则是小瓦覆顶的歇山式结构。从大门到祠堂有九重门，进大门后是过厅，过厅东西两侧各有两间门房，是刘氏祖家议事和休息之地。祠堂前是一座拱门，两侧各有雕刻为“万”形的石棂窗户。东西两厢房错落相宜，衬显三间祠堂高大庄严。檐下木雕花草栩栩如生，脊顶有精美的缠枝花卉砖雕，两只金鸡分立东西昂首鸣天。西厢房的西山墙上镶嵌一方碑文，有“祖先刘汉臣于元朝大德年间从直隶巨鹿县柴城村迁移至章丘博平镇”之记载。那时，侨置的博平县已撤走多年，改建制为镇，距今已七百余年。

博平是济南通往周村、淄川的要道，因有护城河，进入需要过桥。村西的桥叫“玉石马鞍桥”，桥下河岸宽敞，经常有人在此乘凉、打麻将。村东的桥叫“五龙桥”，五条石雕巨龙口中喷水，成为景观。这条要道也是繁华的闹市，此街门楼多多，拴马桩连连。进庄有东西南北四座阁门和四个哨门，每到夜间八门关闭，阁门上有村丁守护。正是这些防卫布局，确保了博平一方平安。

博平村还有文昌阁、姑子庵、石佛寺等古遗址，特别是石佛寺内有块无字碑，四面光滑如镜，人走近可以照出人影，故称“透影碑”。正是这一奇迹使石佛寺名扬百里，引来善男信女膜拜，使之几百年香火不断。

到解放前，博平村配有门楼的四合院有一百七十座，多为清朝所建。街北一座门庭别样雅致。檐下有垂木花雕，前后两截梢头之间各有哈巴狗蹲守，脊顶两头吉祥兽对应相称。整个门庭布局古朴大方。特别是四周砖雕相围影壁，下沿雕刻的花草正中有一个“蝙蝠”图形，“蝠”与“福”谐音，寓意福来也。以此看出，前人视蝙蝠为吉祥物。

穿越一条条古老街道，展示着一座城池的大起大落；一个个高大的门楼，见证了历史的沧桑岁月……

投稿邮箱：
qjwbxujing@sina.com